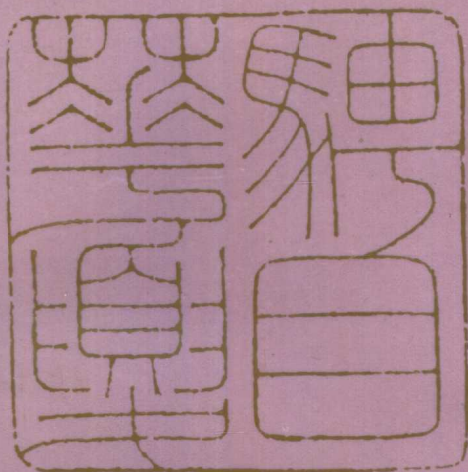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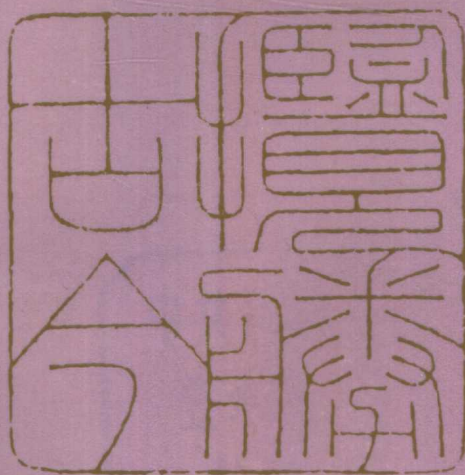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名妓



秦克 鲍民等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名妓



秦克 鲍民 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 大 名 妓

秦 克 鲍 民 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插页 5 印张 6.125 字数 98,00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500

ISBN 7-5325-0867-6

I·481 定价: 2.50 元

前 言

说起妓女，人们也许会投以鄙夷之色。其实，作为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着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妓女形成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开始步入私有制社会阶段、家庭婚姻开始步入一夫一妻制婚姻形式阶段一样古老。

早在公元前一两千年时的古代犹太、埃及以及希腊、罗马社会里，就有不少关于妓女活动的记载。《圣经》中也有耶稣基督为妓女人格辩护的故事。在中国，几乎自信史时代开始，就有了娼妓的记载。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在未产生“职业娼妓”时，都是先有“巫娼”，即社会学家所说的“宗教卖淫”。我国殷商时代，当时的“巫伎”凭借神权的

力量，为人治病、求子、祈福；妇人为了协助男人能得到权势，以及本身的爱宠，需要媚术求助于“巫伎”。纵然发生性行为，也只有“神与人交”的概念。随着“巫伎”的传授，开始进入“人与人交”的境界。相传公元前十一世纪商代的亡国之君纣王，曾命“北里舞靡靡之乐”，北里之人即歌妓，时称“倡优”，以艺娱人。这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歌妓的始祖，后世也因此以“北里”作为妓院的代称。到了西周，随着奴隶制发展到鼎盛时代，由“官奴隶”一变而产生官妓。春秋时代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协助齐桓公在国内设“女闾”，以容纳奴隶，优待游士，提供娱乐，增加租税。《管子·权修篇》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当时女闾中的人主要是一般犯罪的女奴及女俘虏。清人褚人获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坚瓠集续集》）这可以视作我国古代妓女的正式产生之时。从此，虽然妓女制度代有不同，但是妓女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却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娼”，古称“倡”。汉代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上有“倡”字而没有“娼”字，梁代顾野王所撰《玉篇》上始有“娼”字，并曰：“娼，娼也。”《说文》曰：

“娼，放也，一曰淫戏。”至于“倡”的本义，《说文》曰：“倡，乐也”；又曰：“优，饶也，一曰倡也”；又曰：“俳，戏也。”清代段玉裁所撰《说文解字注》曰：“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实一物也。”由此可见，古代娼为男女不分，男女均可称“倡”。同样，“娼”与“妓”也是同一意义。汉朝把“倡”称“伎”，或称“女倡”，或称“女伎”，于是“娼妓”二字便因此而衍生。《说文解字》曰：“妓，妇人小物也”，与妓女义毫不相关。后代用为女妓之称，实始于魏晋六朝，为后起之义。《华严经音义》引魏张揖著《埤苍》曰：“妓，美女也。”又引隋陆法言著《切韵》曰：“妓，女乐也。”“妓”、“伎”两字起初也无分别。随着历代娼妓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娼妓的名称也越来越多。汉代设营妓，供劳军及朝廷仕人游乐，唐、宋、元、明相沿成习，尤以唐、宋为盛。由于娼妓必须设籍，由官府管理，又称官妓。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流行蓄家妓，虽不设籍，但同样毫无人身自由。自清朝开始，朝廷完全开放民营，私娼大量出现，以致“官妓”成为历史名词。但娼妓仍须登记，向官方缴税，即所谓“妓捐”。私娼的名称更趋繁多。总结历代娼妓的名称，除“娼(倡)”、“妓(伎)”、“女倡”、“女妓”之类外，还有营妓、官妓、歌妓、饮妓、校书、声妓、卖客、家妓、御

妓、牙娘、角妓、婊子等。

在私有制社会中，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于在私有制社会中，“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恩格斯语，同上）。由于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婚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和权益的交换，因而根本无纯粹的爱情可言。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常常导致婚姻之外的爱情。封建社会中不少文人士子对于婚姻的不满足，也是促使娼妓制度兴盛的一个原因。然而，作为社会丑恶现象之一的娼妓制度，必然给社会带来弊端，它使无数不幸的女子沦入苦难的深渊，更使无数放荡的男子堕入罪恶的陷阱。卖淫“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更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恩格斯语，同上）。

娼妓的产生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娼妓，主要是以艺娱人。依《说文》的解释，早期的娼妓以音乐歌舞为主。随着文化的发展及为生活所迫，妓女中也出现了不少多才多艺、能诗善

赋的才女。她们和当时文人士子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以唐、宋两代来说，文人学士狎妓冶游成风，其中包括当时最著名的诗人、词人，一些名篇佳作也通过歌妓之声而广为传诵。《全唐诗》、《全宋词》中有不少作品是歌咏妓女声色才艺的，或是描写、记叙当时文人墨客与妓女的交往的。戏曲、小说中也出现了不少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妓女交往的对象上自帝王公卿，下至贩夫走卒。因此，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妓女，其中不少人与当时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相联系，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作为被侮辱者与被压迫者，妓女同样也有着自己的人格尊严。历代也流传着不少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追求真正的爱情而不惜献身的名妓的故事。恩格斯评论妓女在希腊文化中的作用时指出：“在雅典的全盛时代，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此来看我国封建社会兴盛时代的妓女，这个评论也是合适的。

为了使当今的读者对妓女这一社会现象有一

个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我们编写了这本小书。本书选取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位妓女的事迹，选录的标准一是有惊世出众的才艺，二是有可信可传之事迹。由于妓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历代史籍几乎没有她们的详细记载，即使是一代名妓的事迹，也往往湮没无闻，而只散见于诗文、杂记中的零星记载。由于史料的匮乏和传说的纷纭，本书唐代以前的妓女只选了一个南齐的苏小小，而且其事迹多取之于历代传说，这是因为苏小小艳名千年不衰，而治娼妓史者不得不提的缘故。在本书选入的其他九位名妓中，有以温婉秀丽的诗篇驰名于中唐诗坛的诗妓薛涛，也有两宋之交艳名耸动朝野的名妓李师师；有出身妓女的一代巾帼英雄梁红玉，也有明初鹿鼎争逐之际的秦淮名妓陈圆圆、柳如是、李香君和董小宛；有清末八国联军硝烟弥漫中的风尘女子赛金花，也有民初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英雄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作者力图拂去岁月蒙上的尘埃，来展现这些旷世奇女的真实面目，借以展现历代名妓生活之一斑。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前人时贤的有关著作，书中不及一一揭出，特此说明。限于材料和学识，书中疏误之处难免，还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秦 克）

目 录

1	前 言.....	秦 克
1	苏小小.....	秦 克
16	薛 涛.....	秦 克
34	李师师.....	鲍 民
54	梁红玉.....	秦 民
68	陈圆圆.....	鲍 民
87	柳如是.....	辅 之
108	董小宛.....	辅 之
133	李香君.....	秦 克
147	赛金花.....	海 尘
169	小凤仙.....	海 尘

苏 小 小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
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这是唐代诗人李贺凭吊南齐时钱塘名妓苏小小墓而作的一首诗。诗中由墓前景物引起丰富的联想，描绘了苏小小这一鬼魂形象。在诗人的想像中，那兰花上缀着的露珠，像是她含泪的眼睛，似在诉说知己难求的哀怨之情。墓上的绿草，像是她用的茵褥；墓前的松树，像是她坐车的车盖。清风吹拂，像是她美丽的衣裳在飘动；流水叮咚，像是她佩戴的玉珮在鸣响。她生前乘坐的油壁车，似乎依然等待着晚上来幽会的情人。然而，物是

人非，再也没有骑青骢马而来的情郎，那为欢会而设的翠烛，只能是徒费光彩。昔日与情人相会的地方，如今只呈现一片凄风苦雨的景象。诗中寄予了作者深深的感情。这个令后代诗人如此怀念的女子，究然是个怎样的人物呢？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史籍记载的疏略，苏小小的真实事迹已很难查考，作为历史人物的苏小小和作为文学形象的苏小小几乎已融为一体。还是让我们透过历代传说的帷幕，去寻觅一下苏小小的踪迹吧。

苏小小，字芳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小小本生于妓家，父不知何人。母亲又早死，因此门户冷落，小小也沦为风尘女子。幸喜她家住西泠桥畔，日受西湖秀丽山水的熏陶，早生得性慧心灵，姿容如画，远望如晓风杨柳，近观如初日芙蓉。到了十二三岁上，已出落得发如乌云，肤若凝脂。小小天性聪明，唱歌作诗皆其所长，信口吐辞皆成佳句。苏小小的容貌才学既高出众人，其性格爱好也殊异常人。当时的西湖虽已以秀美而名闻遐迩，但还未经人力点缀，而道路迂远，游览未免多劳。自西泠而东，至孤山，到断桥就得止步。欲泛舟湖心，需租用画舫。自西泠而西，

一带都是松树林，逶迤迤迤，转至南山，沿湖有一二十里路。苏小小性喜游览，却苦于步履劳顿。她想，男子往来可以骑马，我一个女儿家怎么办她呢？于是，别出心裁叫人制造了一辆小小的香车来代步，四围有幔幕垂着，遂命名为油壁车。从此便叫一人推车，傍山沿湖去游嬉，自由自在，全不畏人，一时名闻钱塘。

苏小小早已艳名远播，一时豪华公子、新科举人、乡绅达官，纷纷遣人来说，要出千金取她为侍妾，或为歌姬，但都被苏小小一概辞去。和她住在一起的有一位姨娘，也是风尘中人，劝她道：“姑娘青春年少，不要错了主意。一个妓家女子，嫁到富贵人家去，虽说做姬做妾，也还强似在娼门中朝迎夕送，强作欢颜。况以姑娘的才貌，怕不贮之金屋？”小小却说：“姨娘之意，是爱惜我。但我却有一癖，最爱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笼，止可坐井观天，不能畅游西湖山水了。况且富贵贫贱皆系于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决不会生于娼妓之家了。倘入侯门，安知非祸。况且豪华非耐久之物，富贵无一定之情，入身易，出头难，倒不如在妓馆中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佳人，胜似在侯门中做一个随行逐队的姬妾。”姨娘说：“你既然看得这样透彻，也罢。待我哪里去寻一个有才有貌的郎君来与你破瓜就是了。”小小听了，也

只付之一笑。

小小时常乘着那辆油壁香车，沿着湖堤一带观玩那些山光水影。不期一日遇着一个骑着青驄马的少年，那少年看见坐在香车中的小小的琼姿玉貌，不觉一惊，便跟在香车后一直顾盼。小小看见那少年一表人材，也自动心，但彼此不便交言，只得口吟四句道：

妾乘油壁车，郎乘青驄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

这首歌便是古乐府中记载的《苏小小歌》。小小吟罢，便叫人驱车而去。那少年听了又惊又喜，忙向人打听，得知这就是钱塘名妓苏小小。那少年姓阮，名郁，父亲是当朝的礼部尚书，奉父命来浙东公干，闻西湖之美，故乘马来游，不期恰遇着苏小小的香车，一心便在她身上了。第二天一早，他便备了百金之礼叫人捧着，自己仍骑了青驄马，来到西泠桥畔的妓院来见苏小小。小小见昨日遇见的那少年果然来了，也十分高兴。两人互通了姓名后，小小便邀阮郁去绣阁入坐。那绣阁正当湖面开一大圆窗，就如一轮明月。两人一边在窗内流览湖中景色，一边对酒吟诗。小小时年十五，尚未到破瓜之年，但早已风情万种，见阮郁一表人材，谈吐不俗，便有心要与他成就好事。阮郁见小小如此绝色，也恨不能早日与她效

于飞之乐。姨娘在旁看出了两人的心事，便从中说合，正中两人下怀。阮郁次日备了千金纳聘，又送姨娘百金作为谢媒，算是定了这门亲事。不久，便择了一个黄道吉日，请了不少亲友姐妹来赴喜宴。新婚之后，两人你贪我爱，如胶似漆。每日里不是泛舟湖上，便是乘车骑马，流览两岸风光，观望湖山胜概。就这样不觉过了三月。正在绸缪之际，不意阮郁的父亲在朝有事，遣人来催他回去。两人只得依依不舍，叮咛后约，匆匆而别。

阮郁走后，小小一时情意难忘，便杜门不出。怎奈她艳名远播，不少富贵子弟打听得她与阮公子已分手，争相托姨娘前来说合。从此，西泠妓院前的车马，又出现朝夕填门的盛况。小小有时乘兴也会会客人，不过是逢场作戏，所以很少以好颜相待。谁料这一冷淡更增添了她的魅力。她偶尔出一言，发一笑，或美目流盼，或软语款款，便令人魂消，反而身价日高。而小小一有空仍乘着那辆油壁香车，去寻访那山水幽奇之处，探胜访古，纵情凭吊。

二

一日，小小游到石屋山中烟霞岩畔。此时正

是秋高气爽季节，天高云淡，红叶满山，十分可爱。小小正停车赏玩，忽见对面冷寺前有一壮年书生在闲踱，一副落拓的样子，见了小小欲进又退。小小见此，心想他一定是因寒素而自悲，就下车迎上去说：“妾乃钱塘苏小小，品虽微贱，颇识英雄。先生为何见而却步？”那书生听了不胜惊喜道：“果然是苏芳卿耶？闻名久矣，只恨无由识荆。今幸相逢，又恐芳卿日接富贵之人，看寒儒未必入眼，故欲进又退。不想芳卿转而下车就语，可谓闻名不如识面呵。”苏小小道：“妾之虚名，不过堕于脂粉。今睹先生之丰仪，必能取功名，决非久居此荒山破宇中之人。”那书生又说：“我目前萧然一身，功名二字从何说起？芳卿莫非在奉承我？”小小道：“功名岂能自至？还是要靠努力。先生若是囊中羞涩，需要客途资斧，百金之事，贱妾尚可为情。”书生听了，惊喜道：“芳卿何交浅而言深一至于此？”小小道：“一盼而肝胆尽倾，交原不浅。百金小惠，何足为深？先生不要认错了。”书生感慨道：“昔年漂母一饭，能值几何？而千秋同感，施得其人耳。何况百金？只恐我鲍仁不肖，有负芳卿之知我，却将奈何？”小小道：“听先生自道尊名，定是鲍先生了。若不以妓迹为嫌，敢屈到寒门，聊申一敬。”鲍仁道：“芳卿，仙子也，所居自是仙宫，岂贫士所敢轻造。然既蒙宠召，自

当趋承。敢请香车先发，容步后尘。”

不期苏小小香车方到，已早有许多贵客与富家子弟在等她。一见她到了，便你请我邀，喧夺不已。苏小小一概回绝了他们，说是今日自作主人，请一贵客，请列位相公明日领教。众人哪里肯听，都等着见这个贵人。不一时，鲍仁到了，见门前拥挤的都是穿着华丽的人，自己衣衫褴褛，穿着草鞋，怎好进去，于是就在门口等着。苏家的仆人认识鲍仁就是刚才所见的那位书生，就忙分开众人，请他进去。小小把他迎进绣阁，亲自斟酒与他对饮。门外众人见小小等的贵客竟是这样一位穷书生，感到是羞辱了他们，纷纷催迫小小见客。鲍仁听了甚觉不安，就向小小辞谢道：“芳卿的深情，鲍仁已铭刻在心。但恨此时此际，不能畅此襟怀，徒费芳卿之婉转，而触蜂蝶之憎嫌，倒不如领惠而行，直截痛快，留此有余不尽，以待异日，怎样？”小小道：“这样也好。妾既邀鲍先生到此，本当扫榻，亲荐枕席，又恐怕流入狎邪之私，而背慷慨相赠之初心。况先生堂堂国士，志不在于儿女之情，既要行，安敢复留。”说罢，就去席后取出两封白物送给鲍仁，说：“百金聊佐行程，静听先生佳音。”鲍仁收了，近前一揖，就告辞而去。小小亲送至门而别。鲍仁这一去就是几年。等到几年后，他已考上功名，任职途中经